

茗柯文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序

武進張編修事文吾畏友也與余丙午己未同出朱文正夫子之門君與其徒以第一流自期待視今之爲學者蔑如也其學長於易禮於唐宋人說皆欲顛覆之賦必馬揚古文則韓以下弗道其徒之傑者曰金朗甫曰董晉卿曰江安甫曰楊雲在金江吾歎人楊與董則君同里也金入席常卒年二十有八江弱冠而夭董爲君女夫以副榜貢生受州倅職亦鬱鬱不出獨雲在尹巖於津門年五十矣距君之卒二十年乃始割剝君之遺文爲茗柯文四編分爲五卷而附以朗甫竹籥遺藁二卷晉卿齊物論齋集二卷安甫遺學三卷自以雲在文藁一卷殿之總名之曰受經堂彙藁受經云者君與諸子京師講學之堂也君他著多梓行此編蒐輯差廣而三子所著則今始見於世世有識者能知之余未暇以詳獨念君生晚近時慨然爲舉世不爲之學每舉一藝輒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少貶以從俗其磊落卓犖瑰異之氣可謂壯哉年四十而歿不克臻大成以爲諸子先而如金江二子俊雄之才亦嗟先朝露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余故習於君者雲在請一言爲序乃揮涕而書之道光甲申人日歎鮑桂星

茗柯集目錄

茗柯集目錄

武進張惠言臚文

文四編凡一百五首爲五卷

詞一編凡四十六首爲一卷

茗柯文目錄

武進張惠言集文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茗柯文目錄

原
书
空
白
页

茗柯文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貨春賦 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 并序

長平鏃箴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續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僊哀辭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園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蓋象崑崙闔風方丈蓬萊又其幽局宮別杳冥丹旭凝霜仍雪闕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子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蠲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則盡雲海

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纒絡結廬神隱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迫區中之隘陋兮竊寥廓而神馳行周覽乎八極兮騎駉馳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汜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觀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嵒岵兮拂穹窿而上迴連岑吁其坎圪兮徑曼羨以延屬經崇駁駁以撤天兮歷陲罷陀以類谷霞舉雲汨般以瀟蕩兮挺崧紆瀟紛以相逐時固未轅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類羣峭以覆起浮纖削而葦敷兮勢振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目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歛去兮慶不可乎彌撥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盪之湯湯陰火燭燭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于游蒙兮霍然颺除霽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真緯乎相將橫竊窺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僂廬旋室辟窺以嬾媚兮挾板屨躡而相扶應真卓錫以遙佇兮狀懸顛而睚眦兮尋胸而無見兮悵天闕之不我舒屬磊砢而百轉兮穿崩弁以上征雲霧而襲予兮石氣凝肅而愈清岑崟雜遝以差錯兮衝從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幅以幾路兮愕眙怵奠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懸溝幽杳兮出雲窟之壑窺窺冥搏給飭之膠盤枝梧兮尋光景之曉曉鏗腹稍定氣而回眺兮轟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壯紛而錯錯嶠嶠微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形精澄遠若不知其所抵兮盪空青而無依縹緲絡繹交以騰凌兮龍鱗霞駭燁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躋兮亢爲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即兮心徊徊而不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懼徒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連華蕝專以右起兮與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崢嶸崑崙巖据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馳兮蒙合微歛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婉從從

靡而卻負兮蛟螭蟠相詭而異態沐疏乞之霜雪兮禱禪通之沆
瀣猿狖仰胸而不能牽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崢何壘壘
高低混茫變積參差鬱繞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湧涌于海門兮
如蠅垤之家列于庭階也于是脈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噴
屹而陟樊則兮回兀巖而踐巖巖風磴運窶以穿安兮石齒肝賦以
礪突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欹巖庫窻以罔勿噤吟跼蹐僅乃得
度兮目眩轉而竟忽詎轉折枝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啞呀攀以中必
雖荆忌之僇佼疾迅兮猶虞虞而氣失爾乃石扇顛狂兮掩杳玲瓏
曾宇覆覆兮宛渾交通參差敵衡兮壹陰壹陽枝撐刻削兮神樞而
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覲乾坤其若蒙微曙涌而上出排闥闥之蕩
蕩軟遊氣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黃倒影而高厲倚瑤光而部衆
神兮指豐隆而扶屏翳馮夷而下矚兮汨修隳于一氣崢嶸鑽列
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
天地之所際竭吾下夫崔嵬兮降雲梯之嶸嶸逶迤參折以規轉兮
阡穰穰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豕而極巔圍羣象于寸眸
兮駢衍振陳宮以蟻顏擗蘭闥之卅六兮屹元君于雲間卻睨巨壑
兮欽淫熒漾漾兮奪精僊之人兮威鞋紛何爲乎揚靈總圭笏兮相
翔吹參差兮杳冥瀟瀟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智蟹瀾以煌燄四顧
竭札莘莘縱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壑決吻以鈺鈺兮卻轟轟而
騰踞後視耕後以奮豐兮作首目之矚矚巨壑高掌于雲外兮勢爪
錫乎華表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綵綵百怪斯憑以噩對兮
儼購購而睽睽羣岳岳以疑疑兮隨顧盼以駭駭卒悚悚以驚魂兮
中怡悵而意迷會斬淫寒日夜出雲滄沛蕩鬱烟烟熒熒紛馳起而
屬天兮汨混會而渾成爾乃輕颺乍起宕拂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
擾紛紜連迥以下降兮綢繆周整轡以旁繞宵騰糾繞皇以回薄兮
紆鬱漫衍敷以綿邈圓宇廓以清微兮柔祗溫其漫漫盈市瀕洞千

里而無極兮州樟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葭悄恍漾游游踰陁
曳巖巖闔旋旋窺瀾洶洶其交會兮傍煩澹而紛屯巖巖景曉怒起而
涌出兮吸噴瀾率迫隘而復還鯨迴鯢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橋
慘以龍輪修螭蜺像揚光以出入兮忽若蛟人水斐飄麗以眇曼三
山混漾欹在水下兮眇不知其所還岬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石之
孤簪滑眩誦幻儵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于是目賊意蕩志懷
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沈沈溶溶
鱗鱗離離離喧喧兮旭旭天闌兮洞開翠爲縹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
爲臺仙車九龍兮紫蓋委麗鮮屏卉翕兮紛緼輝光炫耀兮陸離暢
飄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連逝兮厭淫縹之英英
披靡蕪之幡纓兮宿懷軀之松聲幽人爲我揮琴兮（鍾子期）
過素女于太清山爲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冷冷紛紛吾窮此還覽
兮與無友而爲期揖松僑而儷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氣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綵左格澤之炎
精兮右屬御雲乎崦嵫蒼蚪類鸞赴蟬以相待兮丹砂赤醴煜爛以
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轄舉兮聊發軔乎
自茲

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崇碑羣
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擗采梗概以賦之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衡
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簾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
出其東千源萬澗經營淡澹各走相詭宛渾踴蹙回銜陰翫迫觸輻
輳迎防孫理梢窘出皆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闐
沛汨渾浮龍鏗雷瀾縹緲淅淅悲鳴鐘鏘移羽將瓊代更蕩滅燥
場纖潛不藏文鱗錦縹縹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溪關會流

交注羣輪泣泣漣漣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崢嶸嵒嵒
纏岷嶠積查匝市陰陽蔽虧夫容藹蘭倚天無茄形精巨輝灼若朝
霞其會高則上出閭闔平眺寒門類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
涸慘悽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石則踈踈刻削岿
岿增積攢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顛復稽附磚蹠縱橫駭肝震心警
魄動質斑采炫耀龍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
不知其所原增嚴重岫巖暖窈冥環掠復岩臨施瓏玲陽光地輝疑
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頽麗金鼎威勢紛騰匡牀方几羅于其庭霞
文碧篆守以大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開兀峙
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疊障擲益青鸞石人僊僊茂茂爰有溫泉
是之自出天都巍巍巋然特雄連華右起爭隆匹崇紅香交錯拱紛
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之池日精月魄
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削芳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
鶴嶺嶙嶙疑九龍懸泉消搖之溪堪嚙溶洗千態萬狀澄奠百尺輝
黛沈颺列如繡星揮布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鱗石班無雄鮒魚兒
啼其右則有飛龍雲際容成浮邱石林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
雲翠微霍鮮互別翻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蛟蟄蟠淵處千瀑亂入
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驟丹臺中填是曰天海曾慨衆數琴琴
余家影厥厥斬碑貢其隄絡繹泉机藹空流光絕霞飲焱焱紛前翠
彩灑灑般燐旁于後則仙都岩曉師子疊奮丹霞石琴屬以始信叢
石筍植緣卒而起箭簪嶮岵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
州無偕檀栻菡柏海桐辛夷楓樹檉榔樅桂黃楊枏杈交柯魁甌紛
楊馮陵藩京鬱鬱尊尊上矗重陽喬羽轟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楫
櫓叫囂無時晏寧頽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
豹素雌元熊山閣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鳴羣訂羅父喜顧揮
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迴叢透脫牽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鶴獨

鶴列仙之乘碧雞流離雅雅孌孌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
其松則枝梧節族膚石蠶雲蛟螭倒投之而鱗鱗仰瞻微烈不見柢
根奇瓊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威喜伏靈石脂蘊
精闕采僊靈是寶草則鋪于披靡剉芴蔚野靡蕪空蘿薔薔蔞蔞
珊瑚雲龍修雲霧香芳隱隆秋馥霍蕩蕩花散榮禽習蔓若青碧翠
紫菲菲菁菁燭燭煌煌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菜
芡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俞跗未
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欒杷杷棠梨若榴木蘭彼子楸梅罌芳裂
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乃其懸磴突巖揭壁側足康輦犯萃全踏
確磬仰冠傾險倏陷窈窕困吼吼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誠悅悅
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悠悵悵目不敢睵歧息扶服熊經為盼
然後得居焉若其凌鴻濛黃倒景憩面法息泮泮浮恍惚超虛無爛
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偃佺廡征敷屢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
雙于是天雨新霽蔚蒼朝隋曉魁塊北滂洋四施裏混懷陵馮從陵
夷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濱炎風西濬總極北沅積水漫漫汨汨風
至波起天地岌岌狀若浮海說于碣石沄沄積變化為魚龜傲鯨奔
鯨稠敷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跼踖瑰哀嚙麟麟隱隱不
知處所頻聆忽荒皆枉水下邦陽震盪涌波憑與浮彩下爛絢耀上
升天紀地緯離離煌煌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閩風昆侖會城琪
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額揚流形芒芒無端隨望而生綢緞玄
黃儻將會鹹憑蒙龍曉天緯羣之靈鷲鎮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于
胥樂兮發蒙蓋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貧才之歎也余唯其
蛻濁滅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
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絮感時運而來翔辭縉渥于埃滅翮乘風而遠行儻
既翕于五日歛畢伏于淹望何變化之至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
領以飾首抗修綏以儀冠班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輪囷醴泉以
爲飲接沆瀣而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
體逍遙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暮橫澗酒而頻咽鬱紲
厲而繁互紛旁振以接響嗟逐聲而合趣款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
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掩餘光之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
豈藏默之不能將多言而未寤頌曰賢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糅
內任白兮居高揚清煖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宣兮含氣飲露
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卓以長靜兮閉志自
藏保正性兮棄汗遷爽任而不守兮嗟爾至德永以爲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霖官官之暖暖兮噫訕訕而無譌入溟傾以雲霄兮天地鬱杳
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勿御屏翳稍霏以扇威兮
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淒淒兮況茲霖之淅淅登高城之曠覽
兮潦汨滅以四集濟渾奔揚以潰溢兮平蕪蕪蕪以潏潏川原森其
無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鷗高鷹側翼而孤騰兮雁啾啾而無依寒
塞涇而不飛兮稻梁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憐兮暮獨返于虛堂颯
風淒淒而入幃兮霽循檐之浪浪茅蘭苦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
夜沾漉而十起兮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頽而侵尋
故鄉杳以日遠兮又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歷兮共千里之切心
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塞裳而就之兮限浮濤之淫淫
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已聊援翰以抽思兮諄中懷之惓惓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皆轟轟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附交藉儼而同氏藁必
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類而彼寸柯方藪厥章客有言其

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既感其道爰爲賦焉何小草之珍珠感茲名
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之麗生也賢弱草榮華級根萌蘖在
枝條倚靡遊塵離焉續颺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睨其
左錯紫睇其右亂費聲散饒部瀾漫于其側拂令其不遠時也委委
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攬乎其不爲之友也爾其觀
朝陽而布葉嬌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會燁而效心華不飾
悅香不越林羣不比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沈體志安隱醴醴深
深淒淒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恐再弱兮弗任諒君子
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旣並雲矚在茲
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裁葉而舒光赤山
匿素流折紺鬱嵯峨縹緲淚汨山雕氣而縹緲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
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牖玲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
孤侵人聲四沈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
于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迥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三春發勁
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竊窺之既是顧防露之未朝
理紛紛之昔悅屬鄧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
玉檢橫千里之聘望報蘭庭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千德兮
綠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
兮

質春賦

海寧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質春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
敘之

時恒恒兮不留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竊窺兮日長感梁

鳩兮作歌揆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徇兮微祿果搏觚兮
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駕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達心眩云兮故聞
雲夢夢兮蔽之託廡下兮願賴聊消搖兮時暨固靡翼兮尚賢幸芳
馨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衆離離兮余笑心惻惻兮
孰任

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攜華
絢黠後執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大書載清八體亦廢二漢隸延
厥緒弗恢金刻石輝莫究莫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嚙曰體諱庶有
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寶厥真亦云
嬰姿矯妍維爲斯勿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曩文弗軌弗蹤猶數
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縕辭之廓如古人不見
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疑露用範用閑峙思
詳觀數推彬繁永光藻翰其詞曰

晉兮風回歟兮雷追楚兮梢雲之冒松檟濤兮百川之隘堆圮激兮
逆折驚聞而東歸清思下悉迅神上落經緯中彌飢亡周作突植立
以離偶乃翕趨而僂邊窈窕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鮑以須震霆
幡幡慘慘若陽若陰似柔附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
入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圭組蔽佩或瓦碎冰澹縱橫細縕絡
繹續紛遠而望之若異類蛭醒而並出鸛首目之縱幸卽而察之若
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煦輦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擬振
藝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親信知道之寶稀與梗概
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鐵鏡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鏡一枚云自其外祖父某副使官山西時
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鏃也香中而殺以爲刃以

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進以博得寸之半銑斷存者半寸而旁銑而
下刃枝出夾筭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釐于古蓋半銖而弱
以是知考古記云綢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猶信而圖
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銑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坑爲幾何
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廬火夫
人嫁時物悉燬而此鏡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歎
歎也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嚴嚴古鏃出自長平昔在秦趙戰爭所營礫礫草草曰維凶惠孰樹
傳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種既夷厥銛既實厥華而蒼赤是漸既拔
會壤既離厥珍孰吉金赤鏃而此焉不賓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
泰有衆弗愛雖材必剝有文弗揚雖利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
無用而用尊用者存也匪重之誨毫以爲戒匪令之謄毋訓是勤母
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與旨備于此矣
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爲乎
統曰統乎志志爲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達于
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
之變化天之濛濛地之鬱鬱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嵬杳伏
畏佳林木振礫谿谷風雲霧縹緲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
之代新而燼故爲獸與草木之華蟲走蠅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
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
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綜其詞
回互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
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
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蒸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

三百文學之統煥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偶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輪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若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誦而不餽盡而不厭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無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準乎若翔風之運輕輶灝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數輟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輒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雙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慮頤滑而不可居開決愜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囊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晉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肝肝塊塊若有余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壖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鉤子戢輅而傲倪可觀其于宗也無蛇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氤氳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曷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犴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郭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琴數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拊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才子矣擗擗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擗

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備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襟鑲雕雲風琢刻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至乎其氣燿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冷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圖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矚驟則揚雄班固之所引衡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轉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慨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并田禮樂政法卓卓大義剴刻傳注審白法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句其友王灼敘而藏之蓋有可既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子善而子學曰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報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與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

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一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者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感矣墨氏之言修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董董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于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時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勳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尙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感其兼愛之說雖他說之謬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其弊者也孔子

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笑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摘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仁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此之果麻癘瘳瘳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巖巖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也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梏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有知也以神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膺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螭蝮之居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

蠱之與瘴者耶。螻蛄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知藏之有螻蛄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訝子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螻蛄者。耶。寒澤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蠱也。有扁鵲者。藥而下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荒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螻蛄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瘴蠱未有生焉者也。神之濁而有螻蛄神之亂而有瘴蠱。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毋亦待彼荒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實與罰焉者非感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礪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閒。共躋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不讎。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蒞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

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藪之在項。幕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自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蒞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入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貴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官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僂蹙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蒞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監生莊君卒。年七十。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瘧疾者垂三十年矣。僅乃得愈。恆杜門。簡人事。而君之積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嘗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程。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既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志寒暑。

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誦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舉封樹顧謂其子宇達曰吾今臥背始怙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己又感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患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或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噓疾以此及理祠事或不能副君意君感氣慷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緇衡字耘石祖令興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靈璧縣教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宇達有儔才復蹟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孺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梁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卽宇達縣學生女一人壻董雲錦君之華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達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實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寡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贊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某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

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街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閒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頤頤也景偁之學拙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第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偁耶羣黯黯以爲賢誰使與耶既朝朝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啻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偁耶

茗柯文初編

原
书
空
白
页

茗柯文二編卷上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咸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遷改格序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并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罹母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恆易坤恆簡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

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畫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惑也吾子單思卦爻規樂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乃逐其末而未究其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大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惑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教人爲堯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河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驅故凡體其靜而待動者皆吾之徒也又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書自烹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形而不膠繫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後然兮水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傳既盡而不滅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無體也逝日夜而不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者人兮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以卑其施而蘊其文以全吾之真兮

周易虞氏義序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爲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